右編補

右編補序

前儀曹郎武林黃汝亨撰

士生當世之行則匡時翼主舉而措之爲事業不行則存其言載諸簡冊留而効之于後夫使讀之可當而後取其

効則六體夫書畫去而身為之何者古今行藏即不同轍其為天地間真實有用之文章一也唐荊川先生博學篤古其於文字經史無不編摩而稱真實有用之書則無

如君編所云實譜醫方策勝救危乎是乎在劉多安先生為南司成時復隨代檢閱輯其江淛而板行焉嘗寄我一編予每愛而手披之然紛々塵務玩愒日月覽且未竟何

暇收遺珠以完全璧吾友元
素自觸忤當去歸杜門却掃
一以著書研理為事取向
唐省署以從歷代名臣奏議
中摘其忠讜剴切於當世之
務者以參伍兩先生所未備

兩廣之命曰吾編補門人劉牀達華請授諸剞劂以與兩先生茲傳海內使夫矣無墮譜醫無隱方世有啟篋勝救危者閱覽對證如面承矣師醫聖之指了無餘憾所全活當

不可勝紀余江調留而効之後猶夫嘗參世而身爲之其爲真實有用之書與諸事業者筆也豈尤身亦抑予因是而慨夫有宋之代當其盛則韓范富歐盡之相証以矣

以忠于國家其衰也則君子不勝其憤懣而小人務為險薄傾危之譚以熒惑主聽庸人者復為一切調停之說以誤之至于衰頹腐壞而不可救矣譬醫方具在而敗已相

繼往以資後世之覆鑑則有書而不能用者之過也夫有書而不能用何以貴書隋之藏書至三十七萬卷唐二十萬可謂多矣何益治亂之數哉覽是編也不能不為之太息

右編補序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武林姚文蔚撰

我明

文皇帝嘗命儒臣輯歷代名臣奏議自君德治道而至禦邊夷狄分類數十自有周以

迄宋元歷載數千天下國家
興亡得失之故弛張厝置之
方亦大備矣其書卷帙浩繁
尋究未易而板藏
内府學士大夫罕得見焉余
待罪戶垣署中素儲是書看

詳之暇時取披尋有當余心及切時務者輒丹鉛其旁後得大司成劉公所補荆川先生右編讀之取以相校于奏議得十二焉其間論剴白切合當世之故者多所遺逸或

者二先生贍覽是書未竟而古
人文集所存無幾史傳不載
莫繇攷見故也余惟古名臣
嘉猷石畫出之忠誠而研之
歲月者湮沒千載始得我
文皇帝表章薈萃成書二百

餘年鮮有誦說之者而今右編既
行無復問及是書則從此竟泯
泯益可惜矣於是手為校勘凡
余所識記而右編所佚者即錄
之得十卷其篇目分類一仍奏
議之舊而增以標題與右編相

為經緯會之曰右編補而藏諸笥中余門人輩見而請付之梓曰此經世之書不當為帳中之祕公之于人有四善焉是編所錄切近當世為今日對證之良方一也

文皇帝命官纂輯之意俾學士大夫得人、見之至于今而始有實用二也是編文字史不盡收世不傳者十九使天下士讀人間未見之書三也右編闕遺補之以劉先生又補以茲編始為大全而無憾

四也余韙其言舉而授之因歎
昔
文皇帝命儒臣輯是書而諭
之曰致治之道千古一揆君能納
善言臣能盡言不隱天下未有
不治大哉

聖謨萬世明鑑是編所載何一
非善言乎有能盡言不隱即舉
古人成說而進之
明主可矣唐先生以奕譜喻竊謂
譜勢多勝算當局有時宜有宋
名臣之宏議則今日當局之要

著哉譾劣何知請以質諸國手

序姚養谷先生右編補

昔人有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夫言而無補於世用此揚雄所稱雕蟲小技壯夫不爲者耳奚貴焉當

世廟時毗陵唐荊川先生由史

館適赵遁縻至為開府十七山
林其於載籍博覧無所不窺
常葺先代讜言直諫之有裨於
世用者裒為右編取右史記言
而名之也書未詮次而先生卒
後幾五十年吾鄉大司成南昌

劉師翁得公遺稿於集太史稍稍搜遺品彙為四十卷刻之南雍一時大夫學士爭覯其書紙為之貴然不能不挂漏於有宋諸疏則以集之未盡載者而挂漏之也吾師太僕需林　姚先

生前以都諫隸户垣肖中有歷
代名臣奏議實
文皇帝命儒臣纂輯刻梓
内府自成周迄宋元長篇短牘
網羅幾盡誠千載之鴻猷一代
之鉅典也顧秘書罕見人間而

先生得以鷄黍伏讀者久之會南雍右編始出取以磨勘異同復得兩先生所佚而切中時務者三百餘首手錄詮勒題曰右編補々兩先生之所未備也其義例一仍奏議之舊自君德下

為治道為法祖以至禦邊夷狄條凡四十有二自御製下為轉對為上書為疏奏為劄子為策為論為議為狀為故事凡十自成周下為春秋為戰國為秦為漢為魏為晉為南北朝為唐為

五代為宋為元年凡二千五百
有奇一展卷而治亂興亡之故
犂然可稽上之闡
文祖求治之弘猷下之廣毗陵
南昌博採之未遠可不謂於世
用大有裨乎乃先生素秘帳中

不欲傲人以其所未見也會先生來禮玄嶽俾得叢先生之秘而與同門二三子謀付之梓以廣其傳昔毗陵之敘右編以奕之局喻世而以奕之譜喻陳言者之謨蓋善喻也故諸先生之

繼爲序者多取毗陵之喻以爲
喻至吾師亦稱宥宋名臣建議
可爲今日要著其序其存仲不
佞無似竊謂身在局外而論局
則其局明身在局中而爲局則
其局瞀何者凡奕之始局常兩

擾而爽之中局常兩分〻擾之
際識者每雜之我察其形而先
握其要夫是所謂制於未成之
局〻之長勝者也是故西漢之
局成於寵〻則專東漢之局成
於激〻則亂晉之局弛其究也

不振唐之局借其究也不掉宋靖康以前其局紛靖康以後其局靡浸淫委於界外之旃裘此又古今機局之一大變矣嘗其溺於局也已不自覺而人覺之覺而後亟反其局焉無及矣故

曰身在局外而論局其局明身
在局中而為局其局晉也令
國家九紘八埏之業視歷代之
幅負愈增而名臣智士處不諱
之
朝矢忠矢謀者至精至察文集

有前代之釁釁可慮然而治安長久局勢豈無可窺識者察其形擇其要以轉移於將成未成之間則茲兩編百千萬語廼三先生所輯為譜以裨世誠可為當事者制勝之一助是在國手

善擇之耳仲彊吏也樸愚而拙於計一民一社憚無以塞責而貽之安何暇及百里之外第觀是編而竊有感於古今之際也不敢自諱其拙而不一吐其一得之愚若曰子之師方與世左

子未盡子之師之道而先有鴻鵠之思其計愈左噫愚則何敢措一詞是役也校閱而分任其梓者爲宣城令鮑國忠舊南陵令徐調元今國子助教馬德澧及不佞伸皆先生所舉士也若

歙國子生吳公治吳光澈是賫
閲葉於先生而同職分校之勞
者亦得附書

皆

萬曆辛亥孟夏吉旦

江右門人劉伸頓首拜撰

新都黃應淳刻

右編補序

余師官戸垣時補右編若干卷補唐中丞之所未備者未示人也已余令宣城師爲黃山游歙長劉君蕟其秘余得而讀之夫陳見

悃誠其於文章別自一體故古人著作率由己意成一家言至其匡主德濟時艱揚搉是非指析利弊不唯出言者之口要以獻聽者之心或慷慨而談或委

婉而諭或隱約從容而進要于當可濟事而已故古者令之鑒也不稽古而通今者未之嘗聞毘陵右編成自晚年又復晚出搜抉雖勤其于曩代尚有缺畧

司成劉先生補之余師又
曰歷代名臣奏議採掇而
補之凡國史未載志集所
遺尋之百家雜記之餘而
出之殘編斷簡之外猥云
矜所傳巳手上自朝廷以

迄邊漢歷代興廢得失一
有未備不得爲完政遂不
得爲完書是不可不補也
斟酌損益吐納忠謨要之
實有所見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愛君體國惟恐不詳

焉索此遺彼挂一漏萬踈矣即得之人人而失之一人得之事事而失之一事釆蕕釆菲能無遺憾且士出身天下四方之役唯所奔走非量而入欲以一人

一旦哆口以談千古而前百世而下九夷八蠻之遠無徵不信勿欺之謂何上下數千年間何朝無敷陳何臣無獻替當時皆謂鑒可行彌天之網猶恐未

畫令其所行何僅僅也恃
㨾而茹其精分類而求其
彚什一千百尚忍遺之乎
前人有作貽厥方来第令
有可遵循固不必加之先畫
矣然則法後王按往牒闡

繹而光大之正唯令日之事是皆不可不補也先生補之矣于古則既備矣雖然徒道古而已乎就古閱今其有合于今者幾何言其可行于今者幾何事天

下人已為之我讓之功何必自已出也天下人未嘗為之責安在矣靜言而籌寧無有勞人任士之所不逮可容吾着手者如第劃陳案而竊膚談右編贅矣

更益之耶吾師盖以補是
編者補天下以人集事先
以是編示人經世之深心
有用之實學也劉君師門
首舉士蒞歙未朞政化流
洽方將補歙之缺以比迹

于古之循良快覩是編用
貽海內然則師所未盡者
劉君得代而終之不獨是
編已也余辱同門之契得
左右而觀其成余幸矣
西蜀門人鮑國忠頓首

撰

右編補總目

卷一

君德　治道上

卷二

治道下

卷三

法祖　經國　仁民　學校　風俗

卷四

用人

卷五

求賢　知人　建官　選舉　考課

卷六

去邪　賞罰　戒佚欲　謹名器　求言

聽言　法令

卷七

兵制　征伐　任將　荒政　水利

卷八

賦役　屯田　漕運　理財　崇儒

經籍　圖讖　國史　律曆　褒贈

禮臣　近習

卷九

災祥　營繕　弭盜

卷十

禦邊　夷狄

右編補目録

卷一

君德

宋楊萬里上孝宗奏
陳傅良上光宗劄子
袁甫上理宗劄子
袁甫又進故事
徐元杰上理宗奏
許應龍上理宗奏
許應龍又進故事

洪舜俞進故事

治道上

漢晁錯對賢良策

唐王珪對太宗問

崔植對穆宗問

後唐康澄上明宗疏

宋范仲淹上仁宗疏

張方平奏劄策

歐陽脩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脩又上疏

司馬光進五規

保業

惜時

遠謀

重微

務實

司馬光任官信賞必罰疏

王安石時政疏

宋祁變異疏

尹源上唐說

文彦博進無爲而治論
包拯條上七事　錄三事
王安石上治亂疏
蘇軾擬進士對御試策

卷二

治道下

秦觀進策三十篇　錄十九篇
國論
主術
治勢上

治勢下
任臣上
任臣下
朋黨上
朋黨下
人材
律法上
議論下
官制上
財用上

財用下
將帥
奇兵
謀主
兵法
盜賊上
陳次升上哲宗奏
李朴上徽宗奏
江公望乞攬權斷奏
胡安國上時政論三

定計

立政

寛隱

胡寅上奏高宗

林光朝上疏孝宗

陸九淵上奏孝宗

又

楊萬里上奏孝宗

又

又

王十朋上奏孝宗
虞儔上奏孝宗
林栗上奏孝宗
朱熹上封事
任伯起上奏寧宗
楊簡上奏寧宗
李鳴復上奏理宗
又
牟子才轉對
洪咨夔上理宗疏

文天祥對策
牟濚上奏理宗
元許衡上疏世祖
鄭介夫上奏成宗

卷三

法祖
宋劉光祖上聖範劄子
經國
宋李綱上言高宗
宗澤上奏高宗

趙元鎮上奏高宗
胡寅進萬言書
吳伸上書
王十朋上疏孝宗
陳亮上五論　錄二
執要
政體
亮又上書
楊萬里上疏孝宗
萬里又論國勢

其二

其三

王質上奏孝宗

范成大上疏孝宗

魏了翁上疏理宗

洪舜俞進故事

元郝經進議世祖

仁民

周武王問太公

宋石介上言神宗

學校
宋歐陽脩上奏仁宗
韓駒上高宗論
又
又
風俗
魏和洽上言武帝
宋司馬光上謹習疏
張方平上奏仁宗
蘇轍上奏哲宗

魏了翁論風俗疏

牟子才上疏理宗

卷四

用人

周武王問太公望

漢李固上疏順帝

唐崔群對憲宗

李絳對憲宗

韓愈論孔戣致仕狀

宋宋祁上奏仁宗

范仲淹上百官圖
歐陽脩論用人之要
張方平論臺諫官事
呂誨乞親擇御史奏
富弼論辨君子小人奏
文彥博上奏神宗
孫覺論諫官奏
陳師錫上奏神宗
孫覺乞收還新命奏
任伯雨上言哲宗

綦崇禮論朋比劄子

張浚議任事奏

胡銓上孝宗疏

袁說友論實才

蔡戡論用人不當奏

楊萬里進千慮策論相上

論人才上

論人才下

陳傅良繳奏黃裳改除狀

林大中上言光宗

葉適上奏寧宗

楊簡上奏寧宗

袁甫直前奏事劄子

袁甫進講故事

劉克莊進故事

許應龍論量材進故事

牟子才面對劄子

洪舜俞進故事

牟子才直前奏劄子

卷五

求賢

宋王巖叟論求賢奏

知人

唐魏徵論臣品奏
李德裕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宋滕元發對英宗問
富弼論辨邪正奏
蘇轍乞分別邪正劄子
范祖禹辨邪正劄子
范百朋分別邪正條目奏

呂陶乞罷言職奏
張浚論君子小人之辨
陳淵論考實奏
陸九淵劄子
劉黻率諸生上書理宗
又
吳昌裔論君子小人奏
許應龍破朋黨進故事
牟子才劄子
建官

范仲淹上仁宗疏
蔡襄奏神宗
司馬光上哲宗疏
胡寅上徽宗奏
元高鳴上世祖封事

選舉

漢元朔中有司奏議
唐陸贄上德宗奏
宋司馬光上神宗奏
司馬光上哲宗疏

呂陶上哲宗疏
王覿上哲宗疏
陳次升上哲宗疏
葉夢得上徽宗奏
楊萬里上孝宗疏
王質上舉賢能論
牟濙上奏度宗
張浩對金世宗

考課

周必大上孝宗奏

卷六

去邪

唐太宗魏徵論對

范獻忠對中宗

裴度上表憲宗

宋歐陽脩上奏仁宗

劉安世應詔言事

楊時論王安石學術

范宗尹乞華欺罔奏

常同論朋黨之禍

賞罰
宋司城子罕專政之戒
宋張方平上主柄論
宋祁乞專刑賞狀
范鎮上仁宗奏
戒佚欲
宋彭龜年上光宗疏
真德秀上理宗奏
魏了翁上理宗奏
謹名器

宋孫升上哲宗奏
陳次升上徽宗奏
王十朋上高宗劄子

求言

宋司馬光上仁宗劄子

聽言

唐魏徵對太宗問
宋真宗降詔李遜論奏
劉隨上仁宗奏
劉敞論不當排言者疏

司馬光上神宗奏
許翰上欽宗奏
吕頤浩上高宗奏
崔敦詩論聽言疏
蔡戡乞優容言者疏
彭龜年論羣臣進言疏
真德秀上寧宗奏
劉克莊上理宗奏
金楊雲翼上言義宗

法令

唐李德裕上武宗奏
宋周麟之論禁小報狀
楊萬里上孝宗疏
又
又

卷七

兵制

宋張方平上民兵論
蔡襄上仁宗奏
呂公著上英宗奏

蘇轍上哲宗奏
李綱上言高宗
綱又上言
李綱乞造船募水軍疏
黃次山上高宗奏
葉適上孝宗奏
袁燮上便民策
征伐
宋蘇軾代滕甫論西夏書
胡銓上高宗奏

李光進裴度平蔡故事
葉夢得論漢高帝劄子
余端禮上言孝宗
衛涇進故事
又
許應龍進故事

任將

魏何曾上明帝疏
宋張方平上仁宗論
李廌上哲宗論

李膺又上言

韓元吉進故事

楊萬里上孝宗疏

又

荒政

宋楊億上真宗奏

余靖論借支常平本錢疏

劉敞上仁宗奏

鄭俠進流民圖狀

韓維對神宗問

上官均乞復義倉疏
趙汝愚乞置社倉疏
水利
宋張洎對太宗問
范仲淹上仁宗奏
蘇軾乞開杭州西湖狀
蘇軾乞開運河置牐狀
軾又乞相度開石門河狀
軾又上奏吳中水利
張闐上言徽宗

宋孝宗時臣僚言運河之濬
宋寧宗時臣僚言鹽官海患
衛涇上寧宗奏

卷八

賦役

宋劉摯上神宗奏
蘇轍代張方平奏
陸游上光宗奏
彭龜年進故事
洪舜俞進故事

屯田

宋廖剛上高宗奏
楊萬里上孝宗奏
元虞集上言英宗

漕運

宋張方平上神宗奏

理財

漢劉陶鑄錢議
唐楊炎上言德宗
宋張方平食貨輕重論

畢仲游上哲宗奏
葉適上財總論
辛棄疾上光宗疏
李鳴復上制國用奏
劉克非進故事
崇儒
胡安國論伊川學狀
經籍
後魏江式上宣武帝疏
宋陳淵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

圖讖

漢張衡上順帝奏

國史

宋歐陽脩論日曆疏

劉才邵上高宗奏

律曆

晉摯虞駮潘岳議

褒贈

宋喻汝礪上高宗疏

禮臣

宋司馬光上仁宗奏
張浚上高宗奏
陳淵經筵進故事
呂祖儉上寧宗奏
近習
漢朱穆口陳桓帝
唐韓偓對昭宗
宋司馬光上仁宗奏
呂祖儉上寧宗奏
卷九

災祥

魏公子成父對文侯

漢丁鴻日食封事

楊賜書對靈帝問

唐姚崇奏對玄宗

宋張方平上神宗論

崔鶠上徽宗

許翰上徽宗奏

楊萬里上孝宗奏

袁說友應詔上言

牟子才上理宗奏
牟子才因災異又上奏
高斯得上理宗奏
袁甫上理宗奏
營繕
唐徐充容上太宗疏
宋葉夢得上高宗奏
弭盜
宋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奏
范祖禹上哲宗奏

王元澂論弭盜之術

卷十

禦邊

宋張齊賢上真宗疏

張方平上平戎十策表

攻心

伐交

專勝

以夷狄攻夷狄

安民

置兵根本

足食

豐財

備姦

購募

范仲淹西戎攻守二策疏

議攻

議守

范仲淹陝西河北攻守疏

富弼河北守禦十三策疏

宋祁知定州上便宜奏

宋祁進禦狄論表

篇之一

篇之二

篇之三

篇之四

篇之五

篇之六

篇之七

呂陶上慮邊五疏

李綱上言高宗
葉夢得論防江利害劄子
李光乞措置防江劄子
張守論防秋利害劄子
翟汝文條具虜退利害狀
蔡戡乞脩江陵府城奏
辛棄疾論江淮疏
陸游上孝宗奏
吳昌裔上理宗奏

夷狄

晉江統徙戎論
唐太宗詔群臣議突厥降唐區處
五代晉桑維翰上高祖疏
宋張齊賢上太宗奏
張方平上仁宗劄子
宋昭論女直疏
胡銓上高宗疏
胡銓上孝宗疏
真德秀上寧宗奏

右編補卷之一

明南京太僕寺少卿錢唐姚文蔚編

門人歙　令盱眙劉　仲　南陵令當湖徐淵元

寧成令涪陵鮑國忠　北助教當湖馬德澂　校正

新都門人吳光洓　吳公治　同校

君德

宋楊萬里上孝宗奏

宋孝宗時楊萬里上奏曰臣聞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

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巳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爲用孔子之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懲於會稽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謀吳也吳信宰嚭而子胥疏則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孰爲用子胥之主也非吳王之心乎是故人主之有天下如富家之有產也人主之有一心如富家之有家主也今也有千金之產而其家主者博奕焉酒色焉與不逞之奴客狎而不嚴焉則千金之資人孰不覦之爲外府

耶而其友之忠焉者不先正其家之主而欲扶其主之家是故枝其東而西傾富其左而右貧世之君子之相其君也不過曰人材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國未富而兵未强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國外患未有已也是皆知扶其主之家也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古之君繼體守文不知艱難而敗其國者皆未暇言也請言其創業之難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取周取陳以混二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皇之治漢以來僅有此爾其賢明何如也唐莊宗與梁對壘於河上不解甲者十五六年百戰而氣不折卒以滅梁其英

雄何如也二君者創業之難如此然皆身不免於禍而國不免於亡夫興隋者文帝也亡隋者亦文帝也滅梁者莊宗也自滅者亦莊宗也君一君也而興亡成敗之自異也蓋前日之文帝前日之莊宗正其主也其主正則國從而興後日之文帝後日之莊宗自敗其主而已其主敗則國有不敗乎蓋二君者天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君之主也勤儉創業之心一變而爲逸慾樂成之心主已敗矣當其惑於女子嬖於伶人二君自以爲無害也然女子伶人之禍一發則横潰決裂而不可救卒以殺二君之身而覆二國

之祀則天下之所以治亂存亡者夫豈階於外哉亦視其人主之主如何爾

陳傅良上光宗劄子

宋光宗紹熙三年起居舍人陳傅良又上劄子曰臣須因奏事妄意窺測以陛下之心務在無爲而厭多事雖蒙矜納不謂遽忤然言之未悉不足感動今請申明之臣聞人主之德當與天同今天生成萬物皆六子之職也而天不與其勞此之謂無爲若夫一晝夜之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則必天德也假如天德不健而一晝夜三百六十五度之間

或差頃刻則其始也以早爲晏其積也以春爲秋由是而六子之功廢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矣今夫平治天下皆羣臣之職也而君不與其勞此之謂無爲若夫兢兢業業一日二日應萬幾之煩者則必君德也假如君德不强而一日二日萬幾之際或廢一二則其始也宜速者遲其積也宜行者罷由是而羣臣之官曠羣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矣天德不健而六子之功廢則萬物不遂君德不强而羣臣之官曠則天下不理謂之無爲無乃反多事乎夫將以無爲反以多事其故何也人主不自强而護聞迎合之計

中也是故因其厭省覽也則有以好名之說中傷忠讜因其憚改作也則有以生事之說沮壞勞績凡若此皆讒間也因其近聲色也則有以匆間外人之說固結宮禁因其樂燕飲也則有以匆親小事之說竊弄威福凡若此皆迎合也甚者諱惡災異雖水旱螟蝗之變而不以告禁止張皇雖盜賊夷狄之警而不以聞且夫讒間之計中則君子日疎迎合之計中則小人日親而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如是而天下不多事者未之有也由是言之不求於實而眩於無爲之名特姦臣持祿保妻子者之利非有國家

者之福也然則人主果何便於此而墮姦臣之計乎

袁甫上理宗劄子

宋理宗端平中秘書少監袁甫又上直前劄子曰臣近者寮侍經帷因論聖人之剛德嘗啓奏陛下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之身羣臣言剛德者多矣而實未識所謂眞剛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以申棖爲對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夫剛與慾似非對也而孔子必對言之者蓋有慾則我爲物役無慾則我能役物我能役物非眞剛乎有慾則私意橫生無慾則與天爲徒與天爲徒非眞剛乎大易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

者此也中庸所謂發强剛毅足以有執者此也有營髮之私喜私怒則鼠隙由此開有纖微之旁蹊曲徑則蟻穴由此啓是故懲忿窒慾謂之真剛克己復禮謂之真剛漢高祖唐太宗非無英明雄武之略然君子不敢以真剛許之者正以其不知帝王宅心密察之功而害吾之剛德者多也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而漢業以衰文宗虛懷聽納不能堅決而唐室不振嗚呼惟辟作福作威何所拘牽而無斷人主天下利勢何事遲回而不決誠以爲不斷耶可恭顯之奏而殺望之斥堪猛更生者又何其斷歟不斷於去佞

而反斷於去賢此漢之所以衰也誠以爲不決耶擯李德裕之黨黜李石於遠外者又何其決歟不決於逐小人而反決於逐君子此唐之所以不振也夫元帝文宗天資仁厚之主也親近儒生之主也剛德不足卒至大弊而當時之臣又無以真剛之說啓沃上心者二君自視吾之資禀決不足以望高帝太宗則寧守吾之仁厚喜儒不至於失故步耳特不知人主宰制四海運動六合豈區區仁厚喜儒所可辦哉是必有真剛之德而後可也臣竊觀陛下徒有慕漢宣厲精爲治之名而乃墮於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

是以擇善固執未有堅定之力聽言納諫未有果決之操剛德不競意愛少偏潛窺於冇冥之中旁覘於幾微之際希求御劄浸開竊弄之門悪情寵恩將有履霜之漸陛下勿謂吾之聰明自足洞照而不必過慮也罅隙一開皆害剛之斧損德之蠹也臣恐日積月累浸淫不已勸陛下以所當爲者則紆緩而有待贊陛下以非所當爲者則果斷而必行何則主宰不定意向易移其弊必至此耳古語曰不見其形願察其景今陛下剛德之未克是必有陰受其病者而陛下特未之覺耳因景知形防微杜漸勿使之彰著則

善矣眞剛在心不在力養剛以漸不以暴撫劍疾視匹夫之勇一鼓作氣再則易衰夫惟奮以大勇而又有積習涵養之功則剛德塞天地矣陛下有堯舜之資而甘與漢元帝唐文宗伍此臣所以憤懣不快而欲一吐其愚也狂僭妄言罪當萬死惟陛下財赦

袁甫又進故事

甫又進曰漢元帝永光五年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

於壅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惟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臣觀匡衡所陳其戒雖有六而切於漢元帝之身者二條而已一曰無斷二曰後時蓋元帝之天資仁愛溫良者也湛靜安舒者也仁愛溫良者乏剛明果斷之操湛靜安舒者無奮迅振作之風遂使賢否混淆邪正雜揉漢業之衰端由於此衡不能摯此二戒懇切言之使元帝豁然感悟改過遷善

而乃混於六條之中以聽人主自擇衡亦不善於
格君矣當是時貢禹之徒不力救優柔之失而徒
以甘言游辭求合主意此固不忠之甚者劉向上
疏慷慨激切其言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
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可謂深中膏肓之病
矣然亦有遺憾焉孟軻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
與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
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當元帝時宦中書典
樞機者其人其政大畧可覩然奚必屑屑然較勝
負於此哉君心之本原未正而欲挽回於末流固

宜憂乎其甚難也獨匡衡能從其用心治性而徵之然所言駁而未純泛而不力嗚呼漢儒病在不學耳使果有孟軻之學何患不能正君而國定哉匡衡劉向號爲名儒卒不能究格心之業使天下謂儒無益於人之國儒果無益於國耶讀史至此爲之掩卷三嘆

徐元杰上理宗奏

宋理宗嘉熙二年校書郎徐元杰上奏曰臣嘗讀易於否泰剝復而知天下之理無有終窮剝極則必復否極則必泰一陽兆於復此生生之基也進則可以

爲三陽之泰矣人主爲天地立心觀否剝已極之象將以新世道復泰之生意在乎反諸一心體復之義而已故有一身之生意則一身泰有國家之生意則國家泰有天下之生意則天下泰反是則剝與否而已茲非交通爲泰之難不遠而復之難也人主患不知復爾知復則隨寓隨覺有自新之功不知復則隨覺隨泯有自暴之累泰穆殺陵之歸受責如流此過而能復者也漢武末年之詔深咎既往此迷而能復者也梁陳隋唐之君覩變異而不悟縱佚遊而不悔終於迷復敗亡而已然則處否剝之世有能自反而

復則君德生生日新之美卽天地生生日新之功致泰之道其在是乎

許應龍上理宗奏

理宗時秘書郎許應龍上奏曰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一曰君德二曰人心夫天下至大也王業至重也所賴以憑藉而扶持者固亦多術矣而臣獨以君德人心爲先者蓋君德厚薄乃安危之兆人心向背實理亂之基君德苟正則朝廷清明治功振起於寬厚宏博之中而隱然有不可犯之勢人心苟固則尊君親上如手足之捍頭目雖當危疑緩急之秋亦無

解散動搖之患故古先聖人不慮國勢之不強惟慮巳德之不修不慮外侮之難禦惟慮人心之未附蓋敵國外患何世無之雖虞朝之盛猶有弗率之苗民周治之隆猶有不服之崇國然舜文之心曷嘗以是爲患哉文德之敷民心之洽旣足以致風動之休則蠢茲有苗何慮其不格徽猷之德懷保之恩足以格于來之衆則崇墉言言亦因壘而自降矣漢唐之君雖非帝王比然七制能以公恕統天下而四百年之開舉無二志唐以仁厚結人心雖屢更變故皆不旋踵而定是知君德人心乃國家之元氣而長治久安

未有不本諸此

許應龍又進故事

應龍又進曰仁宗朝丁度等答邇英聖問一卷其序曰自古求治之主靡不欲興理道安邦國納忠正退姦邪廣聰明致功業然行此數事在明與剛斷爾明則不惑剛則有執斷則能行總是三者守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爲之司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勿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

臣聞赳赳雄斷光武所以再造剛明果斷憲宗所

以中興蓋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特患夫人主無獨斷之明所見茍明是則行之非則遠之而不爲羣議所惑用賢則勿貳去邪則勿疑有功則必賞有罪則必罰振厲奮發凜然有不可犯之勢則令行而禁止利興而害除顧何事之不可爲哉奈何時君世主明不足以有臨剛不足以有執非不用人而人之賢否不能别非不立事而事之是非莫能辯故讒說者得以容其欺巧言者得以逞其辯悠悠歲月竟無成緒天下之治將日趨於委靡而不復振矣吁此丁度所以有自古致治之主在明與

斷之論而司馬光亦曰斷之不疑則姦不能惑佞不能移者正謂此爾今日總攬權剛作新政治功於用賢則旁搜而博采急於求言則廣覽而兼聽然守邊備塞豈無一定之畫而和戰之議所立建功立業當有敢爲之勇而遲疑之意未决是以望治雖勤而成效愈邈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故劉向獻言於漢而欲其决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而後可以興太平之基者真至當之論也夫所謂斷者非强明自任之謂也參之以衆論之公酌之以當然

之理是非未明則反覆詰問必求其實若果合宜則守之以堅行之以果不以異議而揺不以小未如意而沮則事無不舉功無不成而中興可冀矣

洪舜俞進故事

理宗時洪舜俞進武王之銘曰其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　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　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遊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盥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　帶之銘曰火滅脩容謹戒必恭恭則壽　履屨之銘曰謹之勞勞則富　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　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先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　牖之銘曰隨天時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背德則壞　弓之銘曰屈

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寻之銘曰造寻造寻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　鏡之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　觴之銘曰樂極則悲沈湎致非社稷爲危　机之銘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亾孰惟二者必後無凶　杖之銘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容此武王聞丹書於師尚父爲銘以自警也

治道一

漢晁錯對賢良策

漢文帝時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太子家令晁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七卿

及王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論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虖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錯對曰臣竊聞古之賢王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

力牧而為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于玉版藏于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竊等迺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艸茅臣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下順地中得人故

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孰妖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

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而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

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庇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憾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罪大者罰重罪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

內無邪辟之行外無驕汙之名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

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戢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强夫國富强而隣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耆慾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群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灋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絶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

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踈皆危外內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絶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絶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寛大愛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寨不孽諸侯接之以禮不以衆孽畜之賓禮長老愛卹少孤罪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

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

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巳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

唐王珪對太宗問

唐貞觀二年太宗問王珪曰近代君臣理國多劣於前古何也對曰古之帝王爲政皆志尚清淨以百姓心爲心近代則惟損百姓以適其欲所以任用大臣

復非經術之士漢家宰相無不精通一經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經史決定由是人識禮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輕儒或參以法律儒行既虧淳風大壞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學業優長無識政體者多進其階品累加遷擢焉

崔植對穆宗問

穆宗時嘗問貞觀開元治道最盛何致而然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植曰太宗資上聖與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厲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爲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

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蝕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致于敗昔德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具道治亂所以然在童丱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爲元龜則天下幸甚

後唐康澄上明宗疏

後唐明宗時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言時事曰爲國家者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三辰失行不足懼天

象變見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竭不足懼水旱蟲蝗不足懼也賢士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眞深可畏直言不聞深可畏也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脩而靡忒上優詔奬之

宋范仲淹上仁宗疏

宋仁宗天聖三年大理寺丞范仲淹上疏曰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者欲倣

臣節以報國恩恥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而發萬死無憾況臣之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幾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

章之薄則爲君子之憂風化之壞則爲來者之資唯
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
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
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之會惜乎不追
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
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敕論詞
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
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
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
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

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闕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于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畧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

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
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
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
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
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儻
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
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託因細事嘖有
煩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京
至邊並無關險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戎馬一縱
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

而無功再冒濫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將可代長
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讜議與大臣
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有謀之人
授以方略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出群之士
試以武事選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効列於邊塞
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世之策苟
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得帥魚肉
無殊乃於倉卒戰鬬之間拔卒為將豺狼競進真偽
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
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

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
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爲恩
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月進此設官
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大約紀綱法
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
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八人聲滿
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人化也暨
至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
殿自爲清華輔相之材多由此選三館清密古謂登
瀛近歲遷出內庭遍居坊陌非唐所謂集仙之館也

又其間校讎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漸至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爲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聖意詳之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員賞一御史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集藥石爲虛言以陳絲髮爲供職三載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

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延于世大勳之後立賢爲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混淆而後大防一隳頹波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簪紱盈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爲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絕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祿位填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礪其爪牙廉者愁

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迺相奔競至有訟爭而況脩辭者不求人材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遜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非國家之福也儻爲長久之策則顧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爲嫌當以治亂爲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讎是故御天下者德可憑而力

不可恃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日崇聖德以永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典刑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爲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恥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雞鳴而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唯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惟聖人行之自古帝王與佐臣治

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
骨鯁而易疏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爲美言
骨鯁似强多爲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
者見疏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辯之但日聞美
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
忠臣左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
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姦邪敗德國
侵則害及黎庶德敗則禍起蕭墻乃知姦邪之內甚
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致理
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鎭萬國之望以靜

制動以重爲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覩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況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令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爲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乂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乂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穀之司舉

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爲迂說不以淺末爲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幾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群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

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幾萬
幾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群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
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
然而臣下上言容陳得失未可盡以爲實而亦當深
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
柄離隔君臣之情似是而非言僞而辯雖聖鑒之下
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正道似此容奏之類更望
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儻容奏
之言便以爲實內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譖之人緣
隙而進以訐爲直以詐爲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

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纖佞恃國恩寵爲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爲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陋之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寃聖朝之取捨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

張方平奏制策

宋慶曆八年制策張方平奏凡臣所陳實時要務然皆事之一節爾至於天下大勢臣請爲陛下言之臣觀古今治亂之變不在其他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

巳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天下承風靡然一變又外入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傲傚惟恐不及敗壞雅俗遂成險薄內則言事官外則按察官多發人閨門曖昧年歲深遠累經赦宥之事而又諸色小人下至吏胥僮奴覬時得逞敢犯於上捏造辭說朝廷便行濟以愛憎何所不至故自將相而下至于卿大夫士惴惴危恐莫有泰然而自安者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也料此以至陛下宮省左右前後下逮閭巷庶人亦莫不然更相

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心體爲國立事者哉臣竊詳聖意豈欲人情風俗之如此歟但以其所由來者漸矣自上及下無不知此者但莫肯爲陛下深切開陳之也理道之壅無大於此上下之勢離阻若是則誰與陛下同心一德而深謀遠慮者哉既無同心一德之人深謀遠慮之士則天下之務何以致治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審於聽受而已臣自叅侍從陛降十年對法座聞德音多矣觀陛下之寛仁矜惻如天之無不容也英叡明智如日之無不照也彼浮淺狙

詐之人亦何有遁形於天日之下者然臣聞聖人作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欺罔險詖是爲真姦偶虧檢防是爲小疵若陛下察其真姦必正國典寬其小疵以全人用則有臣億萬自當一心隨才大小孰不傾盡此所謂合上下之勢誠君人之大體爲國之大方也願陛下於此特加省納焉

歐陽脩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宋慶曆三年知諫院歐陽脩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曰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濵凡有軍國大事及大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

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秘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者秘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皆不與聞已行之後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况外廷百官疎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

虜外廷須知而不可秘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夷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又於庶官寒賤疎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

修又上疏乞革時弊

修又上疏曰臣伏覩方今夷狄外強公私內困盜賊並起蝗旱相仍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中外臣寮未能爲國家遠慮謀建長策少濟時事以寬聖懷近日以來風俗尤薄縉紳之列不務和同或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訾傳布道塗飾巳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說上惑聖聰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日厭紛紜之議至於朝廷得失邦國安危孰視恬然各思

緘默陛下仁慈睿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賞罰以戒澆浮伏望聖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革茲時獘各使同心憂國捨小謀大然後陛下不爲小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坐運宸筴以康時艱

司馬光進五規

宋仁宗六年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進五規狀曰右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凟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迺敢自決與其受苛

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存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戇愚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幾之餘游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

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疆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惰之心生驕者玩兵

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沉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彊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

郡厖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内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搆難群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疕蠹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横流矣肅代以降方鎭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爲讐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穨絶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

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代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勲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

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謹哉夏書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

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人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強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欹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頹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

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憲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于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爲乃頓足扼腕而憾之將何益矣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

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稗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饑寒者雖與之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況爲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

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閑暇無灾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脩敕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鳴鴞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嵩壽之觴於上群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

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日已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夭幸又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閑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饑饉薦臻則將帥可任者爲誰牧守可倚者爲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晩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

憏也而無切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也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爲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之勢方病大瘇又苦蹠盭又類辟且病痱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貴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

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爲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慎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

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霜者寒之始也氷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鍾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氷至言爲人君者當絶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

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真宗深以爲然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爲功及在血脉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

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之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借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

嘆則可以脩之於廟堂而德冐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遥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斵惟其塗丹艧此言爲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决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

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巡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脩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名器紊亂而彫繢文物脩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群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殽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慝不誅寃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擿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抉聲病其

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適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弃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柱爲舟摶土爲檝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綱紀使下無覦心和厚風俗使人

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眩耀愚俗之耳目哉

司馬光任官信賞必罰疏

光又上奏曰臣聞致治之道無他有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

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臯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群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輙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脩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群情未洽績

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歷載甚久而太平未效者也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進及貲序所當爲使有德

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事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王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顧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瞽言惟陛下裁擇

王安石時政疏

宋仁宗時王安石知制誥上時政疏曰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為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禍災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已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刼束之患矣夫為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為

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自不知忽然已至也蓋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

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于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徼幸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于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

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瞑眩爲苦臣旣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宋祁變異疏

同知禮院宋祁上疏曰臣伏讀戊寅詔書陛下祗悼變異不忘元元受慾引咎自克責延問有位廣謀于衆推變所自前事立防將欲還威譴於天極答震眚於坤順雖姒王罪已商宗念德蔑以加之群臣莫

不延頸企踵恭聽允令誠使有鹵莽之慮寀寮之詞咸樂自效納于聰聽益潤渾渾附輝煌煌以成日新之美臣愚不肖職在史氏位爲臺郎類非無知不容自弃輒敢條刺近事上對冲旨詔曰朕躬之闕遺臣伏惟陛下卽位以來十有六年孜孜翼翼動守先訓不侈宮室不飾游畋偃兵緩罰愛重人命無他過失聞于天下雖自謂闕遺愚臣昧死不敢奉詔然有將來可慮者臣願一二陳其崖略陛下試察之聖慮揆之人事測之天災質之古義有可行者不以人賤而廢其言則臣生死幸甚臣聞賞罰操決天子之權也

奏請可否大臣之事也下陳可否以佐之操決則百度乂寧一人尊强竊見陛下臨視庶政深執謙德不自先斷專委大臣使大臣人人如皐陶家家爲后稷尚且不可況有託國威而肆忿寄公爵以樹恩者哉臣請粗陳其要且如陛下自欲有所拔擢大臣以爲不可陛下從而罷之又如台欲有所黜去大臣以爲不可陛下從而任之如此則權常在臣政不在君昭然可見矣陛下何所忌憚而不畧加裁詰遂使中材之人料將之如此欲自結於朝者還附於權黨欲自徇于公者反入於私門威柄寖移人心所繫此將來

可慮一也伏望陛下自今以往審察臣下果有盡忠守正可器用者進擢於朝但論其材勿限資敘陛下以萬幾餘暇引入便殿賜以清宴普詢幽滯又以所得參校時政質其是非俾之中外相應更相維糾則彼之投身納報惟陛下之歸不在他矣臣聞邪之與正譬猶白黑可以立辨今陛下旣以此事爲正俄而有以爲邪者因復中止更爲猶豫此最不可之大者夫謀之雖衆決之欲獨劉向曰持不斷之慮者開群枉之門蓋指此也臣願陛下臨事即斷勿復持疑無令浮議熒惑敗亂美政臣聞忠臣之事君造膝而言

詭辭而出所以啓心防患也陛下亦宜隱秘其語俾全其人倘漏露主名則爲所譏刺者皆切齒而思報矣興誹造謗不退不止一旦罹患而後來者傳以爲戒皆苟容偷合背公入黨則陛下雖有盈庭之士朱紫雜襲誰肯與權貴立敵進言而取禍哉此無異挈仇以授奸人自閉其耳目萬事之安危天子不得復聞之矣臣比見茲事已驗於前伏望陛下考大易失臣之義無襲春秋陽處父之枉此將來可慮二也臣伏惟陛下春秋鼎盛皇嗣未立後宮所御當貫魚序進廣求螽斯子孫之福伏望豫示敕誡昭判貴賤使

上下有制不相踰越讒謁毀間明吾防禁數詔后妃習知謙退和柔之懿無令僭妬得萌其中此將來可慮三也詔曰執事之阿枉臣不足以慮之然所經惟諫官御史本以選進鯁亮震肅權綱爲天子之耳目也今則不然有勢者其奸如山結舌而不問無援者索疵吹毛飛文而歷詆未及滿歲已下宰司希無職而求進秩矣如此則宰司有失諫官御史肯爲陛下盡言乎使言者捨當用而取不急陛下果可聽之乎臣故曰諫官御史出宰司之進拔者非陛下之利也夫輕授重責難以得人但賞不罰難以肅下今若令

居是官者終歲不言及言而不當坐不任職退挾持私意有所回悪坐縱誅不畏強禦議劾嚴正者陛下自意擢之無令有司得與此亦救阿枉之一也詔曰政教未臻于理刑罰靡協于中在位有繼敝之人效官有貪墨之吏臣聞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又曰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苟使天子持柄于上群臣率職于下如臣前所陳者大猷幾務將交脩畢舉矣安有政未臻理刑靡協中乎至於海縣浩繁官不悉善或察廉無狀或貪冒公行或民窮無訴或事紛未治大且抵死小則免官案章一下交手受械事輕人求易

足應天變而關國體乎要之災異之發政教之本在
朝廷君臣之間耳詔曰擇善而行固非虛飾此誠陛
下勤惓悃愊紬繹下情申啓言路必收治效也臣聞
徒善不足爲政徒灋不足自行天之感物不爲僞動
今陛下偉然日昃巳降德音群臣將畢精極慮隨事
納說必有可采伏望朝廷開許施行此則順民心承
天意轉禍爲福聖人銷狀之實也然臣尚有所慮者
今臣下準詔例得獻言言不深切則事不明白或恐
有昧儀矩罔識禁忌論安危則便云泰山累卵指安
飲則直曰酒池肉林伏望陛下納汙含垢一切裁赦

兼容博聽以取其長勿令有坐狂言而得罪者則聖德光大感無還日矣言高位下自知不避臣無任省循狂讋惶恐待罪之至

尹源上唐說

宋仁宗時通判涇州尹源作唐說及敘兵十篇上之其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彊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

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禀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

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彊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譏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或曰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實主之請極其說唐太宗起艱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故君臣相親而至治

安以及後世視太宗由玆而興雖其聖不及而任臣納諫之心一也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其下或不能辯其姦下惑其上無所不至所以敗也何哉夫君一而臣衆大聖之君不相繼而出大姦之臣則世有之大聖在上則姦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苟君之才不能勝臣之姦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如是然未至於失道猶失道也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姦於是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有朱泚之變以至于僖昭其心皆欲

去亂而卽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然迹其事君豈不有失道乎于時天下非無賢由君不能主聽也故至賢之主與失道之主其興其亡皆自取之此係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係乎臣者也然則唐之亡非君之爲臣之爲也

文彥博進無爲而治論

文彥博進無爲而治論曰臣頃因奏事親聞德音謂古稱無爲而治者必當先有爲致無爲臣雖卽時仰

對曰虞舜垂衣而治者亦皆先有為而後無為誠如
聖意臣退而伏思曰陛下有堯舜求治之心而愚臣
無臯夔致君之術夙夜慚懼啓處不遑又以奏對之
際謇訥未周謹尋前典所述虞舜之德著於簡牘仰
塵鑒觀庶幾愚忠上裨聖政仲尼曰無為而治者其
舜也歟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先儒之解以謂
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考於虞書則舜之始也流
共工於幽州以其心很貌恭足以惑世也放驩兜於
崇山以其掩義隱賊黨於共工也竄三苗於三危以
其貪冐食貨崇侈不才也殛鯀於羽山以其頑嚚傲

狠治水無功也四罪而天下咸服茲所謂去邪不疑而罰當其罪也於是詢四岳以謀政治闢四門以求衆賢明四目達四聰以廣視聽於天下命禹作司空以平水土棄爲后稷以播百穀契作司徒以敷五教皋陶作士以典五刑垂作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以典三禮夔典樂以教胄子龍作納言出納朕命惟允既命以官因戒勑之曰各恭其職乃能立天下之功然後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茲所謂任賢勿貳而官得其人也夫明四目達四聰去四凶命庶官其勤至矣得不謂之先有爲乎及夫庶績

熙天下服垂衣裳正南面而已得不謂之後無爲乎臣究觀經史之載舜之至德也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也十六相謂八元八凱稷契皋夔之倫去四凶則朝廷無姦邪之黨舉十六相則左右皆賢哲之輔如是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故后世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而逸於致治勞於求賢則先有爲也逸於致治則後無爲也恭以陛下紹祖宗之丕基行堯舜之至化黜邪遠佞去四凶之志也求賢審官舉十六相之意也然而一日萬務尚勞宵旰茲乃臣愚不稱職之効也臣以爲方今之務止在謹守祖宗

之成法使爵賞刑罰不失其當耳爵賞當則姦邪無功者不敢僥倖而希進刑罰當則貴近有罪者不敢請求而苟免紀綱正而朝廷尊號令行而天下服如此則陛下高拱穆清之中無爲而與虞舜比隆而下視三代之盛矣

包拯條上七事　　錄三事

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包拯上疏曰臣非材備位諫職思所以爲補報者惟言責而已然言不激切則不足開宸慮而補聖政謹條上七事皆當今之要務詞理鄙直惟陛下留神省察

一事臣伏以陛下天縱寬仁海納諫議是者取而施用非者存而掩覆群下見聖度閎博不以是非皆能容受故姦邪敢肆矯妄持難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使人無由自辯而黙受排斥之禍致陛下明有所蔽疑貳忠良率以此也夫忠良見疑則忠義之臣欲竭節盡忠補報陛下者皆懼讒畏禍不敢挺然當國家之事矣由是陰姦得計滋長弊病不惟有虧聖德致害時政一旦緩急之才賢以使陛下持大任將誰付之臣願陛下聽納群臣謀議之際留神深察如有持難

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於人者請付有司責其
明辯使真僞不雜是非較然則忠邪自分天下
庶幾於理矣

二事臣伏聞近歲以來多有指名臣下爲朋黨者
其間奮不顧身孜孜於國獎善嫉惡激濁揚清
之人尤被奸巧誣罔例見排斥故進一賢士必
曰朋黨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黨相嫉遂使正
人結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勸戒此
最爲國之大患也夫聖明在上未嘗聞有朋黨
朋黨之來大抵起於衰闇故漢之黨錮始安帝

而極於桓靈唐之朋黨由穆宗而甚於文武是皆衰閽之際以陛下用心圖治功同堯舜詎可如漢唐衰闇之際而致有朋黨乎斯乃臣下務相傾軋自快其志加諸人不顧破壞陛下事業者也在昔劉向進諫於漢元帝曰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傅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又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臣謂劉向之言踰千餘年談者以爲至當臣誠學向者也不忍以熙洽之朝有朋

黨之說虧損至德蔽塞大明臣實痛傷不能已也臣願陛下端扆以臨下推誠以格物循名以核其實因迹以照其心使忠者邪者情僞畢見勿以朋黨爲意則君子小人區以別矣

三事臣伏聞頃歲大臣專政頗惡才能之士有所開建則譏其近名或云沽激欲求進達遂使才能之士莫敢自効縱能不顧忌諱指陳事理固亦困於沮撓無得而施用矣且名者聖賢之所貴也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烈士徇名人不顧名何以趨善聖人所以貴也

夫羣下雖衆然士有志於國家之急者甚少其能處心積慮圖報於上又困於近名之説是則志士仁人終無以奬進矣豈陛下之心哉此誠頃歲大臣之罪也臣願陛下但顧其所否臧而亟行之勿以近名沽激求進爲念則人得以盡其心矣

王安石上治論疏

宋英宗時王安石爲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檢討編脩官嘗上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爲倚伏以治易亂則友掌而可治以亂易亂則亂去而復生人主公

聽則治偏信則亂故事歸於朝則治歸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汚小臣貪則亂

蘇軾擬進士對御試策

宋神宗熙寧三年直史館判官誥院蘇軾擬進士對御試策曰臣切見陛下始革舊制以策試多士厭聞詩賦無益之語將求山林朴直之論聖德廣大中外歡悅而所試舉人不能推原上意皆以得失爲慮不敢指陳闕政而阿諛順旨者又率據上第陛下之所

以求於人至深切矣而下之報上者如此臣切悲之夫科場之文風俗所係所收者天下莫不以爲法所棄者天下莫不以爲戒昔祖宗之朝崇尚辭律則詩賦之工曲盡其巧自嘉祐以來以古文爲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於熄何者利之所在人無不化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諂諛得之天下觀望誰敢不然臣恐自今以往相師成風雖直言之科亦無敢以直言進者風俗一變不可復返正人衰微則國隨之非復詞賦策論迭興迭廢之比也是以不勝憤懣退而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學術淺

陋不能盡知當世之切務直截所聞上將以推廣於

聖言庶有補於萬一下將以開示四方使知陛下本不諱惡切直之言風俗雖壞猶可以少救其所撰策謹繕寫投進策曰臣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天下安危之至計謀及於布衣之士其求之不可謂不切其好之不可謂不篤矣然臣私有所憂者不知陛下有以受之歟禮曰甘受和白受采故臣願陛下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然後忠言至計可得而入也今臣竊恐陛下先入之言已實其衷邪正之黨已貳其聽功利之說以動其欲則雖有臯陶益稷爲之謀亦

無自入矣而況於疎遠愚陋者乎此臣之所以大懼也若乃盡言以招過觸諱以忘軀則非臣之所恤也

聖策曰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臣以爲陛下未知此也是以所爲顛倒失序如此苟誠知之曷不尊其所聞而行其所知歟百官之所以得其職者豈聖王人人而督責之歟萬事之所以得其序者豈聖王事事而整齊之歟亦因能以任職因職以任事而已官有常守謂之職施有先後謂之序今陛下使兩府大臣侵三司財利之權當 使者亂職司守令之治刑獄舊法不以付有司而取決於執

政之意邊鄙大應不責帥臣而聽討於小吏之口百官可謂失其職矣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後者刑也所宜先者義也所宜後者利也而陛下易之萬事可謂失其序矣然此猶其小者若其大者則中書失其政也宰相之職古者所以論道經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條例司文書而已昔邴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望之言陰陽不和咎在臣等宣帝以爲意輕丞相終身薄之今政事堂忿爭相詬流傳都邑以爲口實使天下何觀焉故臣願陛下首還中書之政則百官之職萬事之敘以次得矣聖策曰有所不爲

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華華之而無不服陛下之及此言是天下之福也今日之患正在於未成而爲之未服而華之耳夫成事在理不在勢服人以誠不以言理之所在以爲則成以禁則止以賞則勸以言則信古之人所以鼓舞天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蓋循理而已今爲政不務循理而欲以人主之勢賞罰之威刼而成之夫以斧斤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缺薪不可破是以不論尊卑不計强弱理之所在則成理所不在則不成可必也今陛下使幾民舉息與商賈爭利豈理也哉而怪其不成乎禮曰

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夫陛下苟誠心乎爲民則雖或謗之而人不信苟誠心乎爲利則雖自解釋而人不服且事有决不可欺者吏受賕枉法人必謂之賍非其有而取之人必謂之盜苟有其實不敢辭其名今青苗有二分之息而不謂之放債取利可乎凡人爲善不自譽而人譽之爲惡不自毁而人毁之如使爲善者必須自言而後信則堯舜周孔亦勞矣今天下以爲利陛下以爲義天下以爲貪陛下以爲廉不勝其紛紜也則使二三臣者極其巧辯以解答千萬人之口附會經典造爲文書以曉告四方四方

之人豈如嬰兒鳥獸可以美言小數眩惑之哉且夫未成而爲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爲未服而華之則其弊必至於不敢華蓋世有好走馬者一爲墜傷則終身徒行何者愼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此理之必然也陛下若出於愼重則屢作屢成不唯人信之陛下亦自信而日以勇矣若出於輕發則每舉每敗不唯人不信陛下亦不自信而日以怯矣文宗始用訓注其志豈淺也哉而一經大變則憂沮喪氣不能復振文宗亦非有失德徒以好作而寡謀也愼重者始若怯終必勇輕發者始若勇終必怯乃若横山之人

未嘗一日而忘漢雖五尺之童子知其可取然自慶曆以來莫之敢發誠未有以善其後也近者邊臣不討其後而遽發之一發不中則內帑之費以數百萬計而關輔之民困於飛輓者二年而未已雖天下之勇者敢復爲之歟爲之固不可敢復言之歟由此觀之則橫山之功是邊臣欲速而壞之也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輸之策併軍蒐卒之令卒然輕發又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礙終亦必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人君之患在於樂因循而重改作今陛下春秋鼎盛

天錫智勇此萬世一時也群臣不能濟之以慎重發之以敦朴譬如乘輕車馭駿馬冒險夜行而僕夫又從後鞭之豈不殆哉臣願陛下解轡秣馬以須東方之明而徐行於九軌之道甚未晚也聖策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莫不各得其性者此百工有司之事曾何足以累陛下陛下操其要治其本恭巳無爲而物莫不盡其理以生以死若夫百工有司之事自守相不肯爲之而況於陛下乎聖策曰其富足以備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何施而可臻此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范甯狐葉可以

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臣不知陛下所謂富者富民歟抑富國歟陸賈曰將相和則士豫附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今朝廷可謂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勝之力之不能勝衆也久矣古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而士猶犯之今陛下躬蹈堯舜未嘗誅一無罪欲弭衆言不過斥逐異議之臣而更用人耳必未忍行亡秦偶語之禁起東漢黨錮之法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爭者益多煩言交攻愈甚於今日矣欲望致和而廣

樂豈不踈哉古之求治者將以措刑也今陛下求治則欲致刑此又群臣誤陛下也臣知其說矣是出於荀卿荀卿者喜為異論至以人性為惡則其言治世刑重亦宜矣說者又以為書稱唐虞之隆刑故無小而周之盛時群飲者殺臣請有以詰之夏禹之時大辟二百周公之時大辟五百豈可謂周治而禹亂耶秦為法及三族漢除肉刑豈可謂秦治而漢亂耶致之言極也天下幸而大治使一日未安陛下將變今之刑而用其極歟天下幾何其不叛也徒聞其語而懼者已衆矣臣不意異端邪說惑悞陛下至於如此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用刑之常理也至于今守之豈獨唐虞之隆而周之盛時耶所以誅群飲者意其非獨群飲而已如今之法所謂夜聚曉散者使後世不知其詳徒聞其語則凡夜相過者皆執而殺之可乎夫人相與飲酒而輒殺之雖桀紂之暴不至于此而謂周公行之歟聖策曰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臣請論其本與其所宜先者而陛下擇焉方今救弊之道必先立事立事之本在于知人則所施之宜當先觀大臣之知人與否耳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

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於自知而安於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唯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于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効而後行人已試而後用終不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知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刳決脾洗濯

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關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爲笑矣陛下觀今之大臣爲知人歟爲不知人歟乃若擢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益以爲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交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與同之論不過瀆亂聖聽而已若邊隅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

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
悮社稷歟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藥何不世出
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
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聖策
曰生民以來稱至治者必曰唐虞成周之世詩書所
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
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然要其所以成就亦必
有可言者其詳着之臣以爲此不可勝言也其施設
之方各因其時而不可知其所可知者必畏天必從
衆必法祖宗故其言曰戒之戒之天維顯思命不易

哉又曰稽於衆舍己從人又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書所稱大畧如此未嘗言天命不足畏衆言不足從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席寶不悅魏鄭公勸太宗以仁義而封倫不信凡今之人欲陛下遺衆而自用者必以此藉口陛下所謂賢明忠智者豈非意在此等歟臣願考二人之所行而求之於今王猛豈嘗設官而牟利魏鄭公豈嘗貸錢而取息歟且其不悅者不過數人固不害天下之信且服也今天下有心者怨有口者謗古之君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者似不如此古語曰

百人之衆未有不公而悅況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
陛下不回臣不知所稅駕矣詩云譬彼舟流不知所
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區區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謹
昧死上對